

現代的中國經驗 · 中國的現代經驗

——讀中國現代文學選集〔小說部分〕而生的期待

孫 璋 芒

• 31 •

往往一位小說家從事「形式的諦觀與創造」之時，會有這樣的願望：雖然他是以個人經驗為資料，以個人的信念、情感來思考，他希望他能掌握人心所同之處，以令他的創作包納國民的共同經驗，作為一個時代、一羣人的「心靈活動的歷史」。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小說部分（以下簡稱選集）的所有作品，都隱約的透露出這個願望：作者們

冀求將個人經驗與國家經驗相結合，一人之筆表現出同時代人的命運。這並非一蹴可及：創作生涯中，形式的鍛冶、觀察力的歷鍊、思想、感情的包納與融入，都需要深刻而嚴謹的修養。光復以來至今，我們經濟環境獲得改善，文化遺產得受整理與累積，加之個人生理品質的遺傳與突變，於是文風蔚起，二十多年來來的成績，有部分展現在選

集裏。既名為「中國」「現代」文學選集，輯選的標準自然以中國的、現代的經驗為首要；選集的面貌，編者的序文，也顯示着企圖以這本選集透露此時此地人的共同經驗。以此為尺度，我們不免要檢視選集透露了什麼訊息？被選入的作品以什麼樣的形式來表現作者的意念？

編者在序文中指出創作發展的

四個階段。第一階段，是林海音、孟瑤、潘人木、彭歌等人的短篇小說，「用小人物的故事寫出對往事的懷念，與毅然接受現實的心情。」這四位作者，平均年齡五十四歲，都受了大專以上的教育，都是成長在故土。他們被選入的四篇作品，形式上仍依循舊小說以故事性爲主的傳統，他們的語言較平實、口語化；象徵、雙關、暗喻、詞類轉移的修辭技巧，並不多見。作品的時序，是從先到後的直線進行；所關心的，是人物的外在行爲、生活表態。它們對往事的懷念，總帶著淡淡的感傷（林海音、彭歌）；它們對新環境的接受，也僅至於生活的習性。孟瑤、潘人木兩位的小說，表現出的是生活的流水賬。這是第一階段創作小說的特色。

第二個階段，是職業軍人出身的三位作家，「所寫的鄉土故事，

所吟詠的大陸鄉野情調」（編者序），共計六篇作品，作者現在平均年齡四十六歲，也是成長在故土。這一組作品，和前一組作品比較，語言較豐富，結構較緊湊，司馬中原和段彩華的三篇作品，不脫傳奇色彩，人物的特殊性強於普遍性，時序仍是完整的直線進行。唯朱西寧的「破曉時分」，表現出對傳統小說再吸收與再創造的潛能。一個作家所選取的題材，必是深深打動他，而爲他所深深喜愛的。他們仍然沉浸在對大陸鄉野情調的懷念之中，表現了故土的神秘，各具風格的民性，繁複的民間習俗。這一組作品的意識，基本上和前一組相同，是屬於「傳統的」。它們尚未幻想新的生活方式，而以傳統者的眼光，來映照現代的生活。但它們也具備了中國若干人文精神，相信着「理性的世界」、以直線方式來思

考，來感受。

第三個階段，是「學院派與海外作家」，「將西方文學的技巧融入自己的文學，靈活地寫出現代生活中青年人的種種悲歡離合」。這一組的作品，以白先勇、王文興、歐陽子、於梨華四人的作品爲代表，平均年齡四十歲，成長在臺灣。到這個階段，作品的文體風格、思想內涵和前兩個階段大異其趣了。這四人的七篇作品，形式的駕馭已漸臻成熟，嚴謹的結構、緻密的字質、觀點的控制、象徵性的人或物，充分表現出他們對小說藝術的吸收與淬鍊。題材方面，有的已從人的理性層面，探入人的非理性層面；前兩組的外顯行爲表現，在這一組則成了人性中非倫理、內意識的表現。前兩組呈現着一個秩序井然的世界，這一組的世界，彷彿是一場破碎之後的補合。生活環境的

表象、瑣碎的生活習俗已不再是這些「學院作家」首要關心者；他們關心的是人的命運、性格或罪惡、信仰。作品裏的時間，不再是外在行為所衡量的客觀時間；而是內心活動的主觀時間。除了某些念舊情懷，這一組作品已帶有反諷與批判的精神，如多夜，黑衣。作品的意識上，已顯現出「過渡人」的心態。鄉野小說中世界的秩序、地域觀念、自然的神秘色彩沒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顧往瞻來的複雜情緒的憂鬱、沮喪（白先勇作品）、人格的衝突與分裂（歐陽子作品）。

儘管前三階段的寫實精神留存到第四階段（黃春明、施淑青、林懷民等人作品），這一組作者平均年齡最年輕的作品（連奚淞、李永平算在內為三十二歲），文體風格、觀點、結構又與上一階段迥異。這些作者（除了李永平），都自幼

在臺長大，他們的情緒比較不受鄉愁的牽連，作品題材、意識，又是一番面貌。林懷民的「辭鄉」，以濃密的文字組成幾個片段，這些片段再以蒙太奇式的手法逗接；奚淞的「封神榜裏的哪吒」，時空交錯轉移，文體是獨特的，略帶英語文法結構；施淑青「倒放的天梯」，結構鬆弛，人物的對白造作而不與性格相稱，却也顯示了她這篇作品探討非理性展面的企圖。這一組作品不再以直線方式思考，它們的結構好像繁複多變的現代生活似的，曲折幽異，過渡人的徬徨、感傷、失落，以及對於新的生活的寄望，在施、奚、林三人的作品裏尤為突出。選集的作品發展到這個階段，已經擺脫了一般傳統小說對故事性的依賴，對生活表象的浮淺描述、激情的正面告白，而以嶄新的形式出現。「辭鄉」、「封神榜裏的

哪吒」在集子裏是前衛的作品，手法、題材、主題意識方面都是。

行筆至此，我們已經用了一個很大膽的分段、粗略的指明來討論這一部選集中不同作者不同風貌的作品。以事實的指出來取代價值的評判，是理想；文學作品的品讀總免不了主觀認知因素影響，是事實。但是這篇討論文字，多少顯示了一個期待。我們認為小說之為藝術，賴其形式的控制、表現；小說家之為小說家，賴他對人生經驗、人世真相忠實而精細的觀察。我們檢討選集中小說形式的發展，體認它所表現出的主題意識，目的在強調「小說是藝術，小說創作是一種藝術」這個認知。順理成章的，我們的期待就是，中國現代小說繼續發展，融會新舊形式而導入中國的、現代經驗，為世人立下一部中國人心靈的斷代史。